

一、前言—我的客家遐想

甫參加完由客家文化學院學生策劃的活動—客家週。什麼是客家？為什麼要舉辦客家週這一項活動？客家週與客家文化的關聯性...等等一連串的問題來之洵洵，這是客家學院學生在校內面對龐大理工科系學生立即性的質疑，卻也呈現從 1980 年代末期客家族群「還我母語」的文化復振運動至 2004 年交大客家學院建立，迄今近 20 年不免要面對主流社會價值的挑戰。在客家週活動中讓我清楚意識到這項被邊緣化的焦慮，而我也嘗試向提問者娓娓道來客家的族群文化價值所在，面對自己亦也在追尋這一項問題的本質。在進入客家文化學院後，大一修習客家社會與文化導論、呀呀學語演練四縣腔客語，對於客家文化有了粗淺的認識，但是最讓我有急遽進入客家文化的感受反而在於服務學習課程。誠然，在先前課堂上豐富的讀本、影音介紹使我瞭解客家文的梗概，但總是覺得有那麼般遺憾無法進入客家文化有血有肉的層面。2010 年為期半年於六家社區的服務學習課程確實更清楚勾勒某一部分的客家社群文化，而這一批人是植基於學院土地上的真實客家人。經由親身參與一整個學期六家花鼓隊，我開始去反省客家人在六家土地上與客家文化學院的關係，以及對於六家花鼓隊所組成的客家當地社群，我突然其然以客家文化學院學生的身分，撞進這塊號稱服務學習的場域，我是代表著什麼？除此之外，即使當地人友善回應客家文化學院學生，當時的我更因不諳客語面臨客家文化緊密性而無法其門而入。什麼是客家？服務學習課程後，在七股鹽份地帶出生的我，在父親參與當地社區營造的影響下，深知理解地方知識與語言的重要，促使我於同年暑假報考客語認證，並通過初級認證。

大二之時人文經典閱讀講授龍瑛宗，開啟了我對客家文學的想像。而龍瑛宗的小說呈現了一種消極的反抗與忍從美學姿態深深吸引了我，此時我想像客家族群在主流社會的失聲與消音，而理解這種不堪言的痛楚並且使更多人能共感，以我的看法是學習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生應當懷抱的情操，更是進入客家學院後對自己的期許。



二、田野日記

○第一天 2012. 7. 16 中國·廣州·如家飯店



廣州市有鎮海樓，可見當時的商貿繁盛的榮景。而我想試問的是：「如果鎮海樓鎮守得住的是一個面對貿易海門，那麼鎮海樓震不住的絕對是思念。」到底一張薄薄的明信片要傳遞的是什麼？絕對不單地僅存於字面或是風景圖畫，相反的而是透過編碼地將想要表達的情思意象化，透過郵政這項媒介宛若資訊流般不斷投遞著封包，到底封著什麼呢？

好久沒有搭乘飛機移動的經驗了，從通關安檢繁複地打卡進入航空器。而今天航空座艙的高速移動、起降、震動與耳鳴，而這種突如其來了壓力扼住了咽喉，衝擊著我的感官，在身體疲憊勞累之餘。廣州白雲機場，我第一個抵達的中國境上，而當我在提行李時不見桃園往廣州，只見台北往廣州。到中國邊境檢驗局的海關上排隊，當我還在「外國人」與「中國公民」時猶疑不決時，公安見我拿著綠皮台胞證馬上引導到中國公民的海關檢查哨前，來不及推拖與解釋下，人潮把我推向 Chinese Citizen 前等候，粗暴讓我頓時無力，卻也是進入中國的第一步。中國，對我來說是進入全然不同的符號系統，在白雲機場接駁到中山大學珠海校區間，透過雨天朦朧的車窗外，眨眼間開啟了對中國的凝視。首先衝擊的是繁體字在此消聲匿跡了，交通狀況是互相以長鳴喇叭為禮的「師傅」們，廣州市做為南方新興的開發都市，蜂巢似網密居住空間佈滿珠江沿岸。迎人的是悶熱的天氣，濕熱交錯讓脖子上黏上一層汗液，而非暢快揮灑的涔涔汗珠。在廣州中山大學旁的旅舍卸下了行囊，我們一群人拖著人龍蜿蜒過中大校園，隨處可見的逸仙塑像、中山禮堂的佇立透露著中山大學以南方為首的學術自信。下榻後第一次的行走，立即讓我感受到空間的轉變，幾乎是耗盡遠客的氣力，我們抵達地主招待的第一個晚宴紫荊園。晚宴的開端，是既定的歡迎儀式，在一片觥籌交錯中擺置了社會與學術階序，或許是來自於年齡的青澀使得驕矜油然而生。方才航空器壓迫的氣

壓未解，伴隨著入境後轉換成當地氣候沾黏於皮膚上的氣孔，我仍在心中猶疑此行即將面對的田野是什麼？

○第二天 2012·7·17 中國·廣州·韶關始興



下榻在韶關始興縣的酒店，泡完熱水澡抖擻了精神，下鄉田野訪問尚未開始。

一早廣州暨大歷史系的劉正剛教授演講了客家婦女，以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為底，進而爬梳各種地方志、史料，想要了解勞動與移動歷史。

或許對於這次旅程有文化統戰的自覺，總覺得是受到嚴密保護的一群人當中，不管是被安排看到、聽到或者參與什麼，觀光團般行走田野點，希望我可以參透假事件之外的真實。陳家祠，在我的記憶中是小時候到中國探望台商的父親，當時最有印象的是高高的牆前拍照，被封存在回憶之中。而這次前來，卻讓我特別注意的是陳家祠的歷史脈絡與背景，以及之後在文化大革命時的破壞，而至今以廣東工藝博物館方式保存這棟歷史建築。講員在導覽路線中在某個展示點提到了「自梳女」以及「巫婆屋」，那時的社會中女孩，為了避免待字閨中兒不出嫁帶給原生家庭文化界定的厄災，也不想下嫁於夫家而在深埋於婚姻的束縛中，因此有了自梳的調和模式，讓這些女孩透過一套因襲相承的禮俗將頭髮鬻上來，而這個動作也給予這些女性能夠在社會中有了位置。她們被稱做為「自梳女」，在廣東紡織業興盛之處，讓女性的勞動力能夠進入社會當中。在聽完中大歷史系博班的靖捷師姐分享觀於自梳女的總總面向，這當中的文化衝擊在於師姐提到自梳女時不斷提到了「解放之後」，在此我才恍然大悟所謂的解放意指西元 1949 年，對照於臺灣則為國民政府轉進、撤退、光復臺灣。在。解放這詞讓我徹底感受到「兩岸」分治下的歷史解釋，更多的例子則是中國慶祝辛亥百年革命對照於臺灣去年的「民國一百，精采一百」。而自梳女的族群在當時社會的群聚形成了姑婆屋，因為女性在原生家庭中沒有牌位祭祀，這些被屏除在漢人男性社會中的女性則以一種民間互助的方式形成未婚的女性居住區，久而久之「姑婆屋」則應運而生，解放後這些習俗都消逝了。

書寫到此，在中國的地圖上一行人乘著巴士從廣州陳家祠移動到粵北的始興縣城外的旅店，漸漸拉遠了廣州市的進步與繁華：舞著小蠻腰的廣州塔、珠將渡輪的異國風情、地鐵站與公交車的人潮洶湧。沿海經過十幾年現代性發展，市容也早已不是 1998 那年烘冬的蓬頭垢面，母親拎著不及腰的我，勞燕訪視久居在中國經商父親。返回今晚下榻的旅店，明亮五星級旅店與外頭塵土飛揚的新開發市鎮的街景違和，唐突的「歡迎」此次入住的夏令營告示，將浮凸的我再次拋入巴士上的顛簸，而這種晃動襯著廣東的丘陵，恰好映證了國中時念過的地理課本對於華南廣東的概略化的格言—「山多田少」，自然資源的競爭與掠奪壓力迫使這裡成為僑鄉，而海外華人總是在功成名就後回到衣錦於此，簇擁廣東的群山峻秀讓我開啟對於客家原鄉的想像。

○第三天 2012·7·18 中國·廣州·樂昌



百年滄桑化大圍：「滿堂客家大圍位於始興縣南部的隘子鎮，因其占地面積大、建築規模大、房間數目大和傳聞名聲大而被人們稱之大圍，素有『嶺南第一圍』之美譽。滿堂客家大圍，是民居建築中方圍系列的代表，是體現客家人居住文化的一個典型範例。一九八三年全國進行第一次文物普查時發現。大圍始建於清道光癸巳(1833)年，它由中心圍樓、上新圍屋和下新圍屋三個部分組成，全部工程直到咸豐庚申(1860)年告竣，前後花了二十八年。占地 23300 多平方公里，建築投影面積 17864 平方米，房間總數為七百七十間，有家祠、議事廳、客廳、寢室、儲糧室、加工場、壯丁房、雜物間、牲畜欄舍……等等」。

今天是始興的圍屋之旅。滿堂圍的圍屋，導覽員解說官氏造此圍屋的歷史，可惜的是大部分的文物都在文化大革命時被破壞殆盡了，見不到祭祀祖先的牌位、神龕、廂房內的傢俱在也復原不了，見不到表彰生命的精神空間，留下空殼的建築本體。在滿堂圍前大家迫切圍著老嫗，尤其在看了這麼多的靜態的歷史後，阿婆的出現立即聚焦了眾人的目光，我們飢腸轆轆的學術兒童圍著阿婆，想要從她口中得知更多沒被燒毀、非整修的真實。終究，吵著要糖吃的小孩會得到大人的撫慰，錄音器材勒索著阿婆，操著客家話的她最後在眾人的半推半就下清了嗓子，對空悠悠唱了幾句。阿婆的山歌曲調沒有變過，而當我們拿起的錄音錄影器材往阿婆臉上推擠，我們幾乎已經忘了在山歌開唱前她鋪陳了一段，她提到了國民黨與台灣、她的家鄉、她的生命輾轉經驗……等等。



當下的我很受傷，但我來不及仔細思考原因，拾起阿婆販售給我的二十元人民幣的客家滿堂圍介紹，新版印刷貴了十元，翻開內頁寫著：「百年滄桑化大圍……」。這裡是我關於研究倫理的思考，以知識份子而言，對這些沒有辦法掌握文字與論述能力的研究者而言，我們掌握了利刃般的論述武器，她們是手無寸鐵的農民與勞動者。是的，我們參與了學術的生產與獲益，要如何對待些人被消費後的血淋淋生命紀實呢？

「銘記紅圍，永記歷史」、「入黨誓詞：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永不叛黨。」先映上眼簾的是兩個斗大的牌子，因此到了「紅圍」了。紅圍顧名思義也是始興圍屋的一員，是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辦公舊址，因遭受日軍炮擊，現今碩果僅存四面牆。事實上，若不是「紅」圍與大辣辣的入黨誓詞、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立碑、圍內環圈的解說牌大辣辣主動告知，當我撫摸著斷垣殘壁，我很無法想像到這棟毀損的圍屋與中國共產黨的連結，以及其在黨務歷史上的重要性。望著紅色的字樣，突然間有種俏皮的錯置，我無法在短時間理解紅圍被納入本次行程最緊要的意義。淡磚紅色的圍屋殘壁，依稀的歷史氣息恰好適合我們，因此我拉著中大的歷史系的同學一起來玩耍仆街攝影，而當仆倒在歷史的古樸中，我嘗試將臉貼緊地面，圍屋傳給我的是太陽曝曬的溫熱，而我嗅到的是地面的青苔氣味。這也提醒我隨著行程越加深入、探求客家元素越多、擺盪在田野探訪間更

久，會浮出更多來自內心發問不出來的疑惑。



在東湖坪民俗文化村時，僅有一處的六百年圍屋，可以憑弔的是當年張之洞的題匾—「永承保障」，以彰顯圍屋的防禦功能。牌坊的出現讓我們亮了眼，經過求證後是電視劇「圍屋中的女人」而設立的劇景。客家文化的蹤跡在嗎？還是是所謂的根呢？若是有根的存在，也就是追溯到原鄉的認同感，是否有失根？這一些問題都表述了我對於客家集體認同感消殞的不明瞭。

○第四天 2012·7·19 中國·樂昌·石坪鎮



續修祖祠記：「稽我譚氏宗祠，始建於清嘉慶庚辰之歲，後因動亂被焚，迨至同治癸酉年由震謨二公主持重建，迄今歷一百一十六年，因久經風霜雨雪摧磨之下，祖祠原貌，早已拋陳…燕嘗早廢，積無存…得旅居台灣子孫，鼎力支持，共集資美元八百元…」

二十九世孫澤鳳謹誌

三十二世孫煥宗敬書

公元一九八九年古曆三月二十九日

九峰位於韶關樂昌市北部，如同地名所見，九峰的地勢是由許多丘陵與山勢組成，尚未見到宗祠就爬了一段緩坡。一進到九峰的宗祠，宗祠裡四處懸掛著許多

匾額，匾額似乎刻意地點出著譚氏祖宗與當地的土人搖族的不同，例如：進士匾、神童、松操柏節、名著玉堂…透過進士匾的強調譚氏的宅院是入第的、是有考取功名成就的，是有經過中原文明「薰陶」的。當地村落更相傳譚氏的英雄人物—「六歲通九經，能撰文」的譚必，神童故事的取徑讓譚氏能在歷史上不歸類在當地土人之中。這樣文明與野蠻的劃分，剛好契合了某種程度上客家族群的建構。因此，包括祖譜的攥修，繕寫的同時在進行塑造一個有文化、有文明的形象，而客家人「來自中原」剛好可以合理性將正統性南移，將自身詮釋為位居南方文明的客家人。追溯譚氏先民中皆有發達者，例如進士、舉人，作官者，唯有一定資本累積與功名成就才可進行整理、修繕、創造祖祠，這些都是在說明客家人的欲正統化。在幫忙中大歷史系同學翻拍祖譜的同時，發現最近一期的大翻修訂的祖祠為 1991 年的時候，而重新撰寫祖譜的人位居於台北市的譚均標，最後的成果可見於手抄的「繁體」祖譜上。進到真實的客家庄歷史場景尋蹤發現可以訴說原鄉的傳統稀微了，而幫助、再現最有力者為遠居於中國海外的客家後代。除此之外，社會變遷的因素也得考量，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不僅許多祠堂不見了，昔日的香火延續、拜祖宗的生命禮儀不復存在，在這裡我看到保留的為傳承與挪用自台灣的客家。

另外，做為發展中的國家，中國仍有細緻面需要改善。市容不整從微小的細節是可以見得，當遊覽車走過縣城，我望窗外看了雜貨店老闆將水往外沖開垃圾，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堆。相較於台灣對於文化資產保存一路走來開發與保存的爭擾，中國的文物保存更顯疲軟無力。在九峰小坪石村抗日將領薛岳故居與家祠的不重視，或許這得放置在國共兩黨政權這場零和遊戲中，贏家拿得歷史詮釋主導權。但最令人詫異的是臨武江河的老坪石，做為舟楫往來重要的轉運駁道，交通往來商業繁茂的歷史可在素有「小香港」美名見得。然而現代性的推展之下，整個歷史街區的已經被剷平，只能在瓦礫堆中憑弔老街。一整條沿武江岸的石坪古街的消逝，只徒留廣同會館與迴龍廟。全國維護重點單位告示牌嘲諷般劃定了保護範圍：「廣同會館四周十米以內為文物保護區，文物保護區以外二十米內為建設控制地帶」而在一片殘簷斷瓦中，我們在廣同會館內遇到了老先生，在我們圍觀下之下老先生執著短鞭混著濃濃鄉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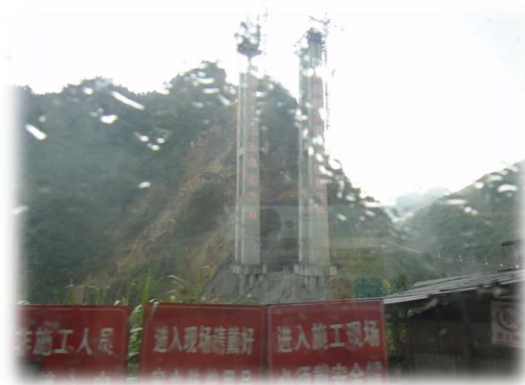
「不反動就在樓下吊死了…我就回去賣掉…我被共產黨逼，不移過來沒地方移，我我家裡五六十人土改到現在…其中反動者有一個叫羅為林在台灣已經死了二十幾年，你家裡你媽媽妳爸爸不反動誰反動……逼他下跪，用水灌到他嘴吧…說到迴龍廟、迴龍廟喔…以前三步一廟、五步一祠呢……」

在此我又見到了人類學與歷史學之別，歷史學強調文獻與史料，而人類學則是強調報導人的生命經驗，我們在聽取廣同會館時老先生的肺腑真言控訴共產黨，他的家族是如何受到的批鬥，以及他失去人性的信任，在鼻涕與眼淚或著講述同時，中大的老師以及學生們則敬而遠之，或許是不同學科的訓練方法不同，或是這段不堪的歷史仍然是禁忌，不願意被安排在「尋蹤」之內。



討論課中，張維安老師強調的客家語他者之間的互動，暫時解決參加夏令營前的疑惑，客家族群面對主流社會邊緣化的焦慮。或許客家人是沒有疆界的，客家亦是異質性的族群，尤其在面對他者時的反應，反映出客家族群不斷建構的可能性，包括客委會、客家電視台、客家雜誌的成立，以客家復振運動來說，本次參加的夏令營亦可視之。而我想提出的問題是在於台灣的客家人，是屬於邊緣化的一群，那麼身處於中國呢？在行走田野之際，客家話此起彼落，客家人隨時現身與隱形，若是此，客家人的烏托邦能夠成立嗎？

○ 第五天 2012. 7. 21 中國·湖南·宜章縣



「我們是耳東陳的陳家，一開始是千戶侯，落定下來，轉來轉去，我們重視的還是耕讀文化，讀書嘛，務農嘛。我們建築是國家認定很珍貴的建築呢——天興屋，每戶人家(建築)都有個天空，挺好的，冬暖夏涼。」

「現在姓陳的宗祠，我們姓陳的宗祠，開始是文忠公，他受命來這裡經營二山的土匪，就在這裡落下來了，1412年到今年六百年，三千口多人，都是一脈中心，都姓陳，都是一個祖宗傳下來的，我們這裡中心應該是追溯到清初明末，原

來是屯兵，以前尚武，但現在與國家同步……但過了二三十代，族人散了散，只有我們定居下來。我們剛寧氏通婚的，文忠生了五個兒子。就這樣一代一代傳下去……」

今天是昏睡的日子，從樂昌輾轉到湖南，最明顯的應屬於合菜的味了，幾乎每一道菜都有放辣椒，不辣不成湖南菜。景點回顧則是宜彰縣的陳氏家祠，十分壅擠的巷道之中隱藏著衛生所。在包公廟前有一個操著湖南話的爺爺，雞同鴨講的我們很快轉移到了家祠與祖譜。

而暨大歷史的劉正岡老師則穿梭在村落外圍的墳，仔細端詳墳的葬法，妣考是否分離或是採用合葬的習俗。到了炎陵縣，群峰圍繞，而中國的高速公路建設也讓人嘆為觀止，如同兩座高山，憑空捏造出高架橋，工程單位掛上了炎汝高速公路。晚餐受到炎陵地方政府的招待，慎重了以晚宴的方式歡迎我們到來。

值得慶幸的是，經過幾天晚上的努力，終於在中國拖「自由門」之福，翻牆成功了，在網路中、在 google 中、facebook 中我回憶起最熟悉的資訊，嗅到自由的氣息。

○第六天 2012. 7. 21 中國·湖南·炎陵



參觀完了炎陵縣的炎帝陵，感觸十分強烈。經過了這場謁陵洗禮後，真的讓我確定這是一場「文化統戰」，「中共」欲建構一個中華民族的想像共同體，然而身為台灣的我，卻在體察到自己整個儀式之中的身體經驗焦慮。對我來說，在這裡的炎帝陵信仰而言，祭拜的不是炎帝，也不是神農氏，而是以炎帝為圖騰，藉由眾人的敬拜等儀式中，凝聚所謂的中華民族的「起源」想像，使其嫁接在圖騰信仰上的政治權，並且使之合於天、合與理。在整個炎帝陵區設置中，謁陵區的立了中國各省分重要官員、企業到炎帝陵後祭拜的石碑刻文，是遠方朝覲者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書。在層層堆疊的謁陵石碑中，像極了等受校閱的士兵陣列，而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站在隊伍之外的兩塊石碑，以及一處不像認真立下的告示碑。接著我走近一看卻讓我冒了冷汗，一邊是澳門、一邊是香港，接著我讀了碑文：「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焦慮中還來不及緩和情緒，因此我走了向前到剛剛瞥見的告示牌。牌上是突出的中國地圖，是的，我還記得

中學時代學習的中國地理是「老母雞」的形狀，在此我確定了這點同時讓我回到熟悉。但是當我去觸摸告示牌上的顆粒時，我發現台灣乾癟癟的躺在海峽對面，因此引發我更細緻去觀察這塊「告示牌」，背面寫著：「我們將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順利回歸後，最終完成台灣與祖國大陸的統一。……是全體中國人民不可動搖的意志。」而告示牌上更刻著立碑時間 1999 年 12 月 20 日，對照今天 2012 年 7 月 21 日。當下，我被這塊碑震懾住了，呆了半晌。宛若無形當中一塊黑幕直接壓在頭頂之上，讓我無法轉動頸部、無法呼吸。此時，這幾天的遊覽車「師傅」們走過來拍醒了我，他們管叫我靚仔，其中一位師傅見到我在碑前望著文字發愣，變逗著我說：「靚仔，你說台灣是不是該被統一呀？」面對這樣的問題，我毫無防備的回答一個在台灣最安全的答案：「嗯，台灣人都支持維持現狀。」沒想到這樣的回覆讓在場的師傅們不滿意，她們熱烈討論起來，甚至詢問走過的台灣團員們，但是都沒有得到想要的肯定答案。有一位「領導師傅」更是義正嚴詞的告訴我：「台灣，不統的話，最多給你五十年，五十年之後...另外，靚仔你看看，香港搞民主搞得一團亂，搞不起來著的。中國需要一個大領導去帶領……」當下，我壓抑著憤怒的情緒，只是猶疑要怎麼開口時，以及要不要開口辯駁我說知道的一切時，中大老師走過來用「廣東話」告誡師傅們的多嘴。而我當下的憤懣沒有消退，只是握緊筆桿瞪著告示碑不語。

而最令我弔詭的問題，就是炎帝陵被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表彰「中華民族」以及「中華文化」發祥地，然而之於我來說是見到了炎帝陵的建築、硬體設備的宏偉，卻似乎少了什麼？感覺是一個空殼，缺少了殼中本因包裹著重要的核仁。在整個祭拜儀式中，讓人有印象的是近午門前的舞龍舞獅團與進門時的莊重感，接著是直接進入到主祀墊祭拜。我感到惋惜，原本期待會有一些特殊的祭拜儀式展現，但在解說員停留在不斷講述炎帝傳說中讓我幻滅。當然，我得提出來的是這樣的失望，奠基於在台灣時經驗於參加了「地方信仰文化」研習營，在台南的動態信仰文化瀰漫著建醮慶典，然這些動態展示信仰文化仍延續商代、周代等等的祭祀科儀。在參與炎帝靈祭祀的當下，某位老師使用了三叩九跪之禮，表達他對於中華文化之源的敬重，然而在解說員裡則成了無法考究的「古代」之禮。另外一個是陳列於休息區的新造碑文中，我也發現了一些謬誤，例如：「癸未」誤刻成「癸末」。收起剛剛在謁陵區升起的怒火，以及整個儀式中的失落與焦慮，我開始去試想、去猜解、去剝離自己是在什麼的結構因素之下使然，使得自己熟得所謂的承襲了這些華夏文明。



早上是激情的炎帝陵參訪，下午去參觀了水口村的祠堂，卻意外沒有滿足祖譜迷們的收穫，耆老語言不太通，且從言談中他似乎不太友善願意拿出藏家寶般珍貴的祖譜讓我們一睹風采。而祠堂裡濕氣甚重，但是對於這人家來說為放置雜物的空間。

遊覽車到了一個在「中心小學」旁的的祠堂，然而我認為在這裡這個祠堂去祠堂化了，或者可以這麼說轉變了祠堂的原始祭拜祖先的意義，尤其可以見到在原本祠堂放置祖先的中心位置有許多梯層的排列位置，卻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放置任何一個祖宗的牌位或是神像，而是為中國共產黨黨旗所罩著。這個轉變的動作之中，清楚顯現誰主宰了神聖空間的權力，誰掌握了詮釋權。而祠堂的空蕩透過祠堂內的文物陳設和革命軍的歷史，不難想像當年國共鬥爭時共產黨的以這個祠堂為據點，網絡著嚴密的情報系統，再現紅白炙熱的對決。最後到了葉家祠，為紅軍當年的指揮所，外面有立體雕塑毛澤東的形象與言論，以及復原後的共產黨擺設。「解放」後，這些地方被視作為紅軍遺址。這些的祠堂的創建都是需要整個大家族支撐，而這些家族相對為紅軍批鬥的既得利益者，祠堂被共產黨接生同時，身為地主的地方家族仕紳們想當然爾逃之夭夭了。

另外，觀於中國的祭祀文化內容，引起了我的好奇為何很少有廟宇能夠出現在探訪的田野點上與沿途轉換的路徑中，我請教了黃國慶老師：「因為中國傳統的廟宇祭祀文化，在文革後破四舊中幾乎消滅殆盡了。只有沿海可以以僑鄉的名義去申請，近年來有復甦的跡象，基本上中國沒有傳統的信仰文化。」於是乎我扣連起早上的炎帝陵儀式，這些儀式背後是一套傳統哲學的傳習，心中的原型還是曾經參與過的建醮典儀，而在此我去找不到熟悉的模式。甚至，這種遺失的感覺讓我認為這是靜止的文化能量，而非動態的。而中國政府要以這樣的文化上的統合，我自認為沒辦法認同。更直白的認為，這些裡應當傳承的非物質襲產在台灣了。除了文化上這點的遺憾以外，更面對地方官政治上強勢文化宣傳的反感：「我們炎黃子孫五千年、尋根、共創……」。祖國、祖國，沒有了祖宗，沒有了宗祠，或者沒有了祖宗，他還是祖國嗎？

○第七天 2012. 7. 22 中國·湖南·炎陵



到底是為什麼而憤怒、焦慮、感傷呢？試圖反思性去理解自己，以及昨天提到的問題：我是在什麼樣的結構情境下使然？而且我一直以地方的沿海祭祀文化與承襲華夏文明道統的台灣去做一種後盾與反駁。我到底是著重於感傷什麼？以及為何我注意到的是「中共」，以及提到的語彙都是中共，而非「中國」呢？以及為什麼我要拉抬到「統一」這個敏感場域呢？是文化的霸權嗎？我不懂看到了什麼，暫時擱筆。

○第八天 2012. 7. 23 中國·湖南·炎陵



最後在「兩岸聯歡晚會」上臨時受命主持，第一次的主持經驗。與我搭檔的是中大歷史博班的師姐縉捷，所謂出生之犢不怕虎是這場處女秀的註腳，博得台下觀眾滿堂采。以及同樣是博班的師兄曉龍哥的處理音樂，使得這場演出流暢性與效果十足。熱烈的氣氛讓黃志繁老師出來伴舞，卻也引來一陣雨，而這場雨中止了晚會的行程，也消融了近幾天行走田野時的旱氣。雨，有很多象徵意義，我們匆忙的一起躲過這場雨。在慌亂移動音箱到室內時，或許是因為即將結束這趟旅行，感受到的一起淋濕的汗水時特別的痛快，激起一種革命情感，雨水點到臉頰，打濕在衣服上，濕漉漉的一片卻也是這樣的觸覺讓我感受到是片刻卻又深刻的真實，讓我至少在淋濕的瞬間不用再進一步質疑雨水是否為雨水？是的，這樣的濕，代有一種雨露均霑的比擬，是否是一樣的雨水，一樣的經驗。

三、後記



在整理旅程當中的筆記時，發現自己所記下之處與出發先前的想像不同。在旅途的當下，因為情緒被挑起之下，而任由自己恣意模糊此行要參訪的客家文化。但是，我仍想去知道自己為何生氣？情緒的反應必定是認為某些環節牴觸了潛規則才會導致，更重要的是尋求這些節骨眼背後與此行目的連結。而經驗式探訪，背負著一個大哉問：「什麼是客家文化？」。面這個棘手的問題，我們到中國去找尋客家文化的蹤跡，要如何找尋呢？在九天行程下來，透過石碑、祖譜、耆老、宗祠去找尋客家，以及我們這些賦予客家意義的知識份子。尚未前往中國時，剛好讀了李文良老師的清代南台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文中則強調台灣的移墾社會面。清代時的歷史背景對於「客」民書寫與今日台灣社會中普遍稱之的「客家人」、「客家族群」不同。前者標示「客/非客」中隱含「我群/他群」的地域性分化團體，而後者強調是一群共享一套價值體系、高度文化同質性以及語言的人。而在此行中，如何界定是否為客家人的最大依歸就是客家話的使用，由語言的承載了文化，甚至在探訪的過程中，本地人往往不特別標榜自己是客家族群，直到確是開口後使得兩方互操著客家話你來我往，從對方細微的口音差異找到認同的鄉音。在此，決定誰是客家人與會不會操客家話有著相當大的關聯。

而在湖南紅區之旅時，不時有「土客械鬥」的探討，例如共產黨因土客械鬥中的批鬥地主所在的資產階級而與客合流，或許也讓我聯想到台灣社會的移墾械鬥。這樣的械鬥方式，的確嚴重破壞了湖南當地的土地與家族的親屬紐帶。當這些大家族在相繼奔亡的同時，遺留在當地的宗祠、大宅院只能讓後人去研究。因此在凌氏宗祠的探訪中，當地耆老講解的歷史是宗祠往上可溯至 160 幾年前，因 1949 年解放後被政府充公，徒留無人看管的宗祠音成了廢墟，不是當年大家族子孫合力敬奉進而形成的地方與家族的祭祀網路。那些不在地的地主們，大家族都往外跑了，到了香港、到了台灣。事實上，經過這次的客家文化尋蹤的洗禮後，我反而沒辦法如往常般去大聲自信說出我了解什麼是客家，什麼是客家族群，要如何框住的客家族群的界線。因為我反而看到了，與體察到客家族群在中國與在台灣的特殊性，而客家人內部的異質性更是讓探求客家的同時怯步，因為沒有一個本質上的何謂客家族群。想當然爾在炎帝陵不斷被強迫接受的客家文化「尋根」與客家的來原中心說讓我不寒而慄，更加鑲嵌的是的文化絕對主義的論述，這與文

化建構中的相對性違背。因此在田野探訪的宗祠之中，更見到宗祠、祖譜與後人修繕的互動。宗祠、祖譜合乎某一個歷史觀，而面對這樣的遺留是需要解碼，轉譯成可被還原的真實。而傳統因襲的中原客家遷徙論受到強烈質疑，也就是沒有所謂的中心，沒有哪裡是誰的中心說，移動或者遷徙可被視作為歷史一部分，但是這不足以解釋這個客家文化的主體。這挑戰了客家基本主義者的神經。因此，客家文化是什麼？是在動態的文化參與中，我體認到客家文化的形構過程是開放而非封閉的，藉由這次的探訪中，身為知識份子的我們一點一滴引導、影響了當地人的客家意識，而這樣的互動中，我也停下來思考我位置，體醒自己也在參與一場客家文化形構的過程當中。

